



河南先生文集卷第十八

表疏

乞坐范天章貶狀

論恩令恩寵賜與三事疏

論朝政宜務大体疏

論朋党疏

進正觀十二事表

論城永洛利害表

乞坐范天章貶狀

朝奉郎守太子中允充館閣校勘騎都尉臣尹某右
臣伏覩朝堂榜示范仲淹落天章閣待制知饒州勅
詞內有自結朋黨妄有荐引之言臣識慮闇短嘗以
其人忠亮有素義兼師友自其被罪朝中口語籍
多云臣亦被荐論未知虛寔仲淹若以他事被譴臣
固無預今覩勅意乃以朋比得罪臣與仲淹義分既
厚縱不被荐論猶當從生况復如衆論臣則負罪寔
深雖然國恩寬貸無所指名臣內省於心有覩面目
况余請自來與仲淹蹤跡比臣絕疎今來止因上言

獲以朋黨被罪可臣不可苟免願從降黜之列以昭

明憲

論命令恩寵賜與三事疏

慶曆二年
至隴州上

四月日朝奉郎守太子中允充集賢校理新差通判
秦州軍州事上騎都尉賜緋魚袋臣尹某昧死再拜
上疏 皇帝陛下臣聞漢文帝盛德之主賈誼論
當時事勢猶云可為慟哭孝武帝外攘四夷以強主
威徐樂嚴安尚以陳勝亡秦六卿篡晉為誡二帝不
以危亂滅亡為諱故子孫保天下者十餘世秦二世

時關東盜起或以反者聞二世怒下吏或曰逐捕今
盡不足憂乃悅隋煬帝時四方兵興左右近臣皆隱
賊數不以寔聞或言賊多者輒被詰責二帝以危亂
滅亡為諱故秦隋之宗社數年為墟 陛下視今
日天下之治孰與漢文威制四夷孰與漢武國家基
本仁德 陛下慈孝愛民誠萬、於秦隋至於西有
不臣之虜北有強大之隣非特閭巷盜賊之勢也自
西虜叛命四年旁塞苦數擾內地疲遠輸兵久于外
而休息無期卒有乘弊而起兵法所謂雖有智者不

能善其後當此之時 陛下當夙夜憂懼所以慮事
變而塞禍源也 陛下延訪邊事容納直言前世人
主勤勞寬大未有能遠過者也然未聞以宗廟為憂
危亡為懼此賤臣所以感憤於色而不已何者今命
令數更恩寵過濫賜與不節此三者戒之慎之在
陛下所行耳非有難動之勢也而 陛下因循不革
弊壞日甚臣是以謂 陛下未以宗廟為憂危亡為
懼者以此夫命令者人主所以垂信于下者也異時
民間朝聞朝廷降一令皆竦視之今則不然皆相與

竊語以為不久當更既而信然此命令日輕于下也
命令輕則 朝廷不尊矣又聞群臣有獻忠謀者
陛下始甚聽之後復一人沮之則 朝廷意移矣忠
言者以 陛下信之不能終頗自絀其謀以為無益
此命令數更之弊也夫爵賞 陛下所持之柄也近
時外戚內臣以及士人或因緣以求恩澤從中而下
謂之內降臣聞唐氏衰政或母后專制或妃主擅朝
樹恩私党名為斜封今 陛下威柄自出外戚內臣
賢而才者當與大臣公議而進之何必襲斜封之弊

此且使大臣從之則壞

陛下綱紀忠臣所不忍為

沮德音則威柄日輕臣又聞畫公不阿 朝廷所以

責大臣今乃自以私昵撓之而欲責大臣之守正不

私難矣此恩寵過濫之弊也夫賜與者國家當以勸

功也此年以來嬪御及伶官大醫之屬賜與過厚人

間傳言內帑金帛皆 祖宗累朝積聚 陛下用

之不甚愛惜今之所存無幾疎遠之人誠不能詳內

府豐贖之數但見取于民者日煩即知富于公帑者

不厚臣亦知國家自西方用兵用度寢廣帑藏之積

未必皆為賜予所費然下民不可家至而戶曉獨見
陛下行事感動耳往歲聞邊將王珪以力戰賜金則
無不悅服或見優人所得過厚則往々憤歎人情不
可不察此賜予不節之弊也臣所論三事皆人人所
共知近臣從諛而不言以至今日方今非獨夷狄之
為患朝政日弊而陛下不悟人心日危而陛下
不知故臣願先正於內以正於外然後忠謀漸進綱
紀漸舉國用漸足士心漸奮夷狄之患庶乎息矣伏
唯陛下深察秦隋惡聞忠言所以亡遠法漢主不
諱危亂所以存日新盛德與民更始則非獨賤臣幸
甚寔亦天下幸甚干犯鈇鉞臣無任戰汗激切俟命
之至臣昧死再拜上疏

論朝政宜務大体疏

為進奏院
飲會事

十一月日朝奉即起居舍人直龍圖閣知潞州軍州
事輕車都尉賜緋魚袋借紫臣尹洙昧死再拜上疏
皇帝陛下臣聞至治之本在於務大体不在乎任察
也漢明帝察唐德宗以察為明皆著訛前史非盛
德之論然則衆之好惡必察之臣下忠邪必察之非

謂究發隱微作為聰明者也近聞詔獄所治類多善士因醉飽之失發曖昧之罪臣竊以為過矣大抵士君子少長修飾始終如一者皆純固介特之士舉朝論之百不得一二至于年位尚輕頗或踈縱及寄責稍重始自矯厲而能建事功於世樹名節之効者不可勝紀此殆常人之情明主所深亮也茲事雜往臣所慮者上下相伺動輒得咎刻薄之風寢以成俗於盛明之治所損不細非特謂二三子言也又比年以來既行之恩尚或中寢既用之法罕蒙開釋豈搏擊

之言易以進寬厚之論難為陳哉伏唯陛下采漢臣窺私之誠鑒吳主校事之弊因褒澤之後發寬大之詔明諭有司凡臣下纖介之惡非虧損教誼侵害民物者勿復以聞至若暴亂之萌驕僭之原誣罔朋比徇私滅公此王誅之所先願

陛下留神聽察無志其細而遺其大則善者儻而惡者戒矣狂瞽之言惟聖明裁擇幸甚臣洙昧死再拜上疏

十一月日朝奉即起居舍人直龍圖閣知潞州軍州
事輕車都慰賜緋魚袋借紫臣尹洙昧死再拜上疏
皇帝陛下臣聞知賢而不能任之而不能終於
治國之道其失一也去年 朝廷擢歐陽修余請蔡
襄孫甫相次為諫官臣知數子之賢且久一旦樂其
見用又慶 陛下得賢而任之亦慮者任之而不能終也
以 陛下知臣之明修等被遇之深豈有任之而不
能終哉蓋聞唐魏元成既薨文皇親為撰碑文以賜
之後有言其阿党者遂覆其碑近世君臣相得未有

如唐文皇與魏元成者間言一入則存沒之恩不終
臣未嘗不感憤嘆息而不能已也以是而論則知之
任之為易終之寔難可不慮哉屬聞歐陽修領使河
北臣以邊事之重故不復以內外為疑今又聞蔡襄
出福州未審襄以親自請以過作若以過作豈當進
其官秩若以親請則襄在京師不三年已再省其親
士大夫去遠方而仕京師者孰不念其親豈獨襄得
遂其私恩於則襄之不當出明矣 陛下優容諫臣
在唐文皇上脩等之才雖不愧古人然所施為未能

少及於魏元成則間毀之言不必待其沒而後發也
伏唯念知之、已明任之、已果而終之、甚難則
天下幸甚然臣愛脩等之賢故惜其去 朝廷而不
盡其才如 陛下待脩等未易於初則臣有稱道賢
者之美如其恩遇已移則臣負朋黨之責矣夫今世
所謂朋黨甚易辨也 陛下試以意所進用者姓名
詢於左右曰某人為某人稱譽必有對者曰此至公
之論異日某人或以事見疎又詢于左右曰某人為
某人營救必有對者曰此朋黨之言昔之見用此一

臣也今之見疎亦此一臣也其所稱譽與營救一也
然或謂之公論或謂之朋黨是則公論之與朋黨常
繫于 上意不繫于忠邪此御臣之大弊也臣既為
陛下建忠謀豈復顧朋黨之責但惧名以朋黨則所
陳之言不蒙見采此又臣之深慮也惟聖明裁察焉
臣珠昧死再拜上疏

進正觀十二事表

朝奉郎起居舍人直龍圖閣知潞州軍州事輕車都
尉賜緋魚袋借紫臣尹洙右臣聞聖人鑒治亂莫若

前代然於事易考于時易通則莫若世教之相近者
故周書無逸歷陳商王中宗高宗祖甲之德不及虞
夏臣以為方今憲法前古宜在有唐唐治之盛者在
于太宗舊史具存爛然可述臣某誠惶誠恐頓首
頓首伏唯尊號皇帝陛下詳延經生信尚儒術書
契之所傳縉紳之所道無不該綜決洽窮其淵源固
足以順考古先憲章百代者矣竊惟聖心所慕當
追三代之盛而諸儒稱頌亦謂比隆唐虞賤臣區區
獨以為政教威賞未臻于正觀之治輒取唐史官吳

兢所錄正觀時事切于今者得十二事以獻伏望
陛下留神鑒觀詳而思之勤而行之則正觀之治不
難企及由正觀以復三代由三代以至唐虞豈遠乎
哉在勉於初克於終而已干冒旒宸臣無任瞻天仰
聖激切屏營之至

論城永洛利害表

知渭州時

朝奉郎行右司諫直集賢院知渭州兼同管勾涇原
路經畧安撫部署司公事上騎都尉賜緋魚袋臣尹
洙右臣得招討司牒奉朝旨復修永洛城事臣本路

將佐前見 朝廷罷修此城人、感悅曾未逾月復
此興建無不歎嘆今興作之勞費用之廣臣且置之
而不論所慮者既城之後為害滋大耳臣竊較計利
害為國家之害有四而無一利焉自賊吳擾邊王師
屢屈非以地不廣大而不能抗也雖用兵有工拙然
大概說者以衆寡之勢不相侔也今涇原一路之兵
可以戰可以持重為聲勢者獨狄青所將之兵耳然
不滿二萬其他則城寨屯防裁足自守不當更有動
移此城既成必分兵成之緩急賊至則所備益多所
用益寡所謂弱我兵而強敵勢此為害一也山外諸
城本無稅籍自西鄙用師大增屯兵今平糴入中數
且不足猶今諸郡輸送稅粟僅有歲脩單弱之民寢
以愁困此城既建須益發近邊之民輸粟以給其用
不獨勞苦且虞寇鈔之害僥復發兵援送則所費弥
廣所謂重傷民力增損國費以事無用之地此為害
二也且朝廷命將出師勞弊天下禦之不能勝綏之
不能伏為我之寇讎者賊吳而已西蕃種類與國家
本無讎介之隙今無故攘其地而置城寨又前後誅

斬首級亦已數百外不足揚威于賊吳內實樹怨于
種落非計之得也臣觀古羗夷之為害多矣今西蕃
種類居秦渭之間者十餘萬皆以仇怨不相伏屬如
一旦破仇合從則內屬之戶附漢最深者必先被其
擾我必以兵救之我出則彼歸我歸則彼出動之甚
易安之甚難縱未能勞我大兵然于疆場侵寇之患
是更生一吳也所謂為國家生事而無損于寇讎此
為害三也賊吳前寇山外獨党留麻羶部落氣類附
虜為虐不聞永洛種族藉虜勢為邊患也今則通賂
於虜事已明白此城若建兀此種類必石寇為援為
之鄉導當是時少出兵則不足以應虜多出兵則勝
敗之勢未決臣恐山外之危亡自茲而始此為害四
也然建謀者必以通秦渭之救兵為國家之利此又
失之矣夫救援之兵驟出不意或可以取勝今既城
永洛虜知救兵必出於此當先據便地以待我師且
救援之兵不過數千勞逸勢殊豈能與虜較勝負者
哉臣以此之故知永洛既城秦渭之救兵必不從此
而進所以謂之一無所利而不必從事于此也縱之

前所陳之四事未必有之城之猶且無益况分兵輸粟生事召寇四者之為害彰明較著必然有驗哉臣聞拓地廣塞鞭笞四夷蓋欲以弭邊患而強中國也未聞竭民之力耗國之用而以之樹兵本兆禍階也臣誠思慮淺近所見不廣然在邊累歲耳剝目睹其于事情頗云習熟又幸得以諫名官豈容嘿無所開陳伏望

聖慈博詢衆謀慎重茲役思其所以為害而不貪其所以為利則不狃邊鄙幸甚亦天下幸甚臣洙謹

具狀奏聞

河南先生文集卷第十九

劄子

乞便殿延對兩府大臣議邊事

乞講求開寶以前用兵故事

論諸將益兵二首

論遣使不當強而使之

乞減省寨柵

乞計置邊事特出睿斷

乞帥臣自募僦從

乞省寨柵騎軍

乞募土兵

乞鬻民爵以給募兵之用

乞半年一次詣闕奏事二首

乞便殿延對兩府大臣議邊事

臣伏聞近日軍機令中書與樞密院同共參議此誠
陛下慮邊事之深也然臣近再得上殿奏事每見
兩府執政奏對不過一兩刻其間或進擬除改或可

否奏事未必專議邊防臣竊料西虜今秋以至來春
必為大舉之勢若更使得志則陝右可憂臣欲乞每
日五後殿進呈公事罷別于便殿延對兩府執政
大臣參議邊事審料賊勢為守禦之畧免使寇兵奄
至臨時處置有失便宜如乞臣所奏乞詳酌唐延英
故事施行康定元年五月日朝奉郎守太子中允新
差樞簽署涇原秦鳳兩路經畧安撫判官公事騎都
尉臣洙劄子

乞講求開寶以前用兵故事

臣聞太祖統御邊臣之畧輕其秩所以假其權厚賜與所以惜名器伏望聖慈延訪大臣講求開寶以前用兵故事則西鄙狂悖不足可平又聞陛下頃者多賜近臣飛白書被賜者皆為榮寵今邊臣日有奏請若事體當有更置者望陛下賜手詔數字以示宸新則聖神威畧千里之外如在目前傳于軍中孰不盡節此兩事乞留中省鑒

論諸將益兵

臣竊見近日所委帥臣大抵以益兵為請朝廷既

熟聞之必以為循常之談臣但慮衆說依違未能感悟聖意臣非不知國家兵數有限然事當應急必在枝梧昔秦伐楚王翦請兵六十萬有李信者請止用兵二十萬故秦帝不從翦言者謂信能任其事也然信果敗而翦終成功今西邊諸將人皆請益兵未有自許如李信請以少擊衆也如李信者尚敗事况強而使之此必敗之理

又一首

臣竊以涇原一路逼近賊境然自元昊狂悖未聞深

來寇鈔以臣料之必謂 朝廷急于禦備乘此間隙
勢將大舉若所過堡寨委師不攻屯戍之兵止能自
守恐未有以待之也昨葛懷敏與臣言夏竦所將兵
在涇州止及二千蓋以懷敏所請之兵共未及五千
人若虜衆大至必當堅守臣所慮者不患其攻城不
患其求戰惟患其審我虛實知我利害視涇渭之城
為自守之壁引衆前進大為俘掠則禍極之勢未可
輕也臣請益涇州屯兵滿三萬騎五千俟虜之來或
應變出奇或分兵據險以逸待勞勝勢多矣縱使賊
氣方銳且堅壁自守賊憚我全軍必未敢南向輕進
則進退之勢皆得以制之此事制置貴在速決
論遣使不當強而使之

臣聞近日所遣邊將其中或因命而往非必盡有決
戰却敵之心亦有自求退免 朝廷強而使之者以
臣所見凡能自陳効用臨事猶或敗衄者若其預陳
不能其任豈可責以成功欲乞降 詔諸路大將責
以禦賊之任仍令條上方畧其所陳請望盡與應付
若自陳不堪其任并所說迂遠者乞移任內地

乞減省寨柵

臣兩次上殿親聞聖語以減省寨柵聚得兵在大將處最為急務雖已聞命邊臣制置尚慮諸將各有所執依違未決轉至遲久蓋緣賊兵數少其寨柵亦可禦過若大兵至即全不濟事又分却大將兵勢以此較量必合減省然邊臣慮見將來小有寇掠必致不識事體之人言其不合去却寨柵致得別無禦過懼此歸咎遂懷後慮臣欲乞專委近上臣僚往彼相度制置所貴早聚得兵馬在大將處而以為備

禦

乞計置邊事特出睿斷

臣前次上殿敷奏邊事陛下諭臣以減省寨柵

申明賞罰及禦賊之備此數事皆臣口所欲言陛下

下先發德音臣不勝喜忭然賞罰一事近日數已申

明其減省寨柵及禦賊之備雖聞詔下帥臣其如

至今未見次叙方今虜氣驕盛雖未來寇境料其侵

軼之勢不越秋冬正是朝廷計置之時望

陛下惜分寸之陰深為禦賊之慮凡所更置特出

睿斯勿令淹久以至失于後時則邊臣幸甚天下幸甚

乞帥臣自募僦從

臣竊見近降 詔旨令舉膽勇武藝之士誠取人之急務也然其或武藝雖精而未能絕人或諳識邊防事宜而不通方畧舉其人材未足應詔棄而不錄又似遺才臣欲乞令在邊臣僚見提兵要者各許召募人作牙校軍將名目量定人數俟其功效粗著即乞朝廷量其所能或授以班行或列于軍校且令本處効用若改授內地應牙校等並令其名聞奏隨才錄用即不計帶行仍乞逐歲除公使錢外量有支賜以充贖給臣昨受命西行在西京已有兩人自言材勇乞隨臣同行於邊上効力臣雖不敢帶去以此揆度邊將募人其來必衆况自古將帥皆有部曲為之爪牙伏聞 太祖朝所任邊將李漢超郭進李謙浦董遵誨等位序未崇皆自募僦從為其親信先朝賜與既豐或更假之權利此事當載國書伏望 聖慈講求故事新在不疑

乞省寨柵騎軍

臣竊聞西虜大率騎戰今言兵者皆知中國馬力不能較其馳逐此知其利害而未盡其說今邊鄙所市芻秣其估甚重邊人畜馬為國家用者以利所誘必損其馬之所食以鬻于官此不独虛費國用且又瘦瘠彼土良馬此甚害也又聞將兵者多欲增步卒不願遠發騎軍臣欲乞詔逐路大將其本路合須騎軍具以教聞如是在騎軍已多即揀選驕弱者退還仍每揀一騎軍與添步卒二人稱之不惟減省邊費兼更益得兵數其沿邊堡寨本為守禦當在險固之地若虜衆大至必不宜與之平地較戰而畜騎軍除合留探報外近為無用亦乞移屯在大將麾下別以步人補其數

乞募土兵

臣竊見諸路揀選到兵士其間不無驍勇然怯弱者亦多未經訓習或聞便令戍邊恐臨戰退缩更至敗事臣欲乞于涇州別立軍額召募兵衆武勇材力明立科式定作三等第一等便充本軍人負更不刺面

第二等充十將、虞候第三等充承局押營其兵士但取強壯堪任教習者不以身材尺寸為限料錢三百文至五百文為額惟乞優賜例物其節級以上別作等第支給若涇原一路可得萬人以此禦敵軍威必振

乞鬻民爵以給募兵之用

臣所謂涇原一路募軍萬人須至添置營房支給例物其費不少臣請鬻民爵以致之夫鬻爵者參用古義非若賣官之制只以入粟百石五百石為兩等百

石為下爵許用銀為飲食器畜女使五百石為上爵許與本部七品官接坐婦女雜飾用珠金笞罪及誣誤聽以贖論其貢舉人曾經州府考試州府吏人至節負京百司補正名以上並准下爵例司封給爵牒空名下諸州其入粟者經在所官司陳牒即時給之除陝西河東河北川峽廣南外其餘諸處其無爵借有爵下爵借上爵請科罪仍許人陳告賞錢百貫以犯事人家財充如乞臣所議乞朝廷別定爵名應有條約比類詳定如此行之不益賦于農畝不重斂

于富人所取者至輕所致者甚衆今鬻爵之地百餘
州臣小計之不减五萬當得粟五百萬斛每斛輸錢
三百計錢一百五十萬貫如約以近限則數日之內
此錢可足臣乞預備錢三十萬貫充涇原募兵候收
到入粟錢却依數撥還其有餘數亦乞支充西邊軍
用

乞半年一次詣闕奏事二首

一臣今所授經畧判官凡是軍事當得參議其夏竦
等如有處置邊事若只飛奏恐朝廷未盡知得彼

處事机臣欲乞逐季或半年一次入奏面陳事狀兼
彼處城寨要害道路迂直兵衆糧運等臣尚未細知
不敢輕有上言俟臣再至闕廷方敢陳奏仍乞降
一付身劄子令臣收執如允臣所請乞降

聖旨指揮

又一首

臣前次上殿乞逐季或半年一次入奏緣臣是經
畧判官凡是軍机無不參預若得頻至闕廷面陳
事狀則邊臣合有更置事宜得以委曲敷奏若以外

任官無例至京則見今發運司及催綱官負皆得入
奏伏望

聖慈特賜允臣所奏

河南先生文集卷第十九

河南先生文集卷第二十

奏狀

奏軍前事宜狀

奏論金明寨狀

奏閱習短兵狀

奏論戶等狀

奏為乞令環慶路與涇原路相應廣發兵馬牽

制賊勢事

奏為近差赴廊延路行營其兵馬乞移撥往環

慶路事

奏為已發赴環慶路計置行軍次第乞 朝廷

特降指揮

奏為到慶州聞賊馬寇涇原路謀劉政同起發
赴鎮戎軍策應事

奏為擅易慶州兵救援涇原路事

奏金湯一帶族帳可取狀

奏軍前事宜狀

朝奉郎守太子中允簽署陝西經畧判官公事騎都尉臣尹洙右臣昨到延廊体問昨來六月中差撥兵馬往諸寨並不曾得見賊衆當盛夏之際疲困却人馬虛費國家錢物不少臣竊揆遣使之時賊兵尚在境上 陛下深憤諸將畏怯不能齊心出師遂使塞門一寨數月嬰城終至陷沒 皇情軫惻專降 詔旨其如兵者詭道貴在神速千里制勝恐後事机伏望 聖慈今後軍旅進退乞不直降宣命况臨時主將之任豈可賊兵寇境更候 朝廷指揮若涉逗留

即乞嚴行 朝典謹具狀奏聞

奏論金明寨狀

右臣今月十三日到金明寨問得添修舊城次第已自九月下手修築竊知 朝廷別降指揮將李士彬果園修築新城臣不知新城利害但以功料計之舊城計工二十萬見役兵夫不及五千人須四十餘日方成新城計工五十九萬七千須一百二十餘日方成即今趙振等所屯兵馬一萬餘人日夕披帶以備非常加以霖雨自延州轉般糧草凡九次涉水方到金明兵衆暴露惟宜責以近期若或更張必至遷延至冬轉恐不易臣初聞移改新城尋知張存已有奏論臣比不敢更煩聖聽及臣自金明回又知再降劄子兼內臣相次到州切慮依稟 聖旨須至救移伏望 聖意詳臣所奏早賜指揮

奏閱習短兵狀 代延帥作

臣竊見諸處馬軍每一都槍手旗頭共十三人其八十餘人並係弓箭手步軍每一都刀手八人槍手一十六人其七十餘人並係弩手其弓弩手更不學槍

刀雖各劍一口即元不係教習又弓弩每至夏月更不教閱當戰陣之時或遇險隘弓弩施為不得須要短兵相持其弓弩手既不會短兵束手受害遂多敗覆臣今往邊上逐處便一面指揮馬步軍除弓弩外更須精學刀劍及鉄鞭短槍之類所貴施為弓弩不得處便有短兵之利可以取勝又免至夏月廢却教閱更乞早降

宣命指揮下逐路部署司依稟仍乞于試中武藝使臣中選十人下都部署司分擘邊上監教貴得早見

精熟取指揮

奏論戶等狀

右臣竊見陝西坊郭第一等人戶中甚有富強數倍于衆者每至官中科率只一例作一等均配其近下戶等極有不易者今臣欲乞于逐州第一等戶中推排上戶家產比類次下同等人戶家產一倍以上者定作富強戶三倍以上者定作高強戶五倍以上者定作極高強戶今後官中凡有科率其近下戶等大段減得數目祇應得前如先臣所奏乞下陝西都轉

運司委轉運司因巡歷所到州軍與本處同共定奪無致別有騷擾

奏為乞令環慶路與涇原路相應廣發兵馬
牽制賊勢事

朝奉郎守太子中允充集賢校理簽署陝西經畧安撫判官兼叅議都部署軍事騎都尉賜緋魚袋臣尹洙右臣近准都部署司牒令臣赴延州與范仲淹同共計置行軍次第尋于正月六日到延州得范某牒曾乞奏留此一路未議改討已奉 聖旨依臣尋具

狀申經畧部署司將元計置廊延路軍須物色并分擘軍馬並那減赴涇原環慶路去訖切緣臣昨與韓琦赴 闕進呈夏竦等所定攻守二策奉 聖旨依所定攻策施行即廊延涇原兩路俱令進兵深入其環慶路只令淺攻側近族帳不作大舉之計今來廊延路既別有擘畫切慮涇原路將來出兵側近路分別無討伐次第不足以張聲援欲乞令環慶路准備行軍次第况慶州柔遠東谷等寨所接賊界一帶族帳不少並在一二百里內不至遠涉沙磧若與涇原

路相應廣發兵馬足以牽制賊勢又昨未計置廊延路軍須器械不少如却移撥應副不難辨集臣已具狀申本路經畧副使去訖伏望 聖慈早降指揮謹具狀奏聞

奏為近差赴廊延路行營其兵馬乞移撥往

環慶路事

具位准都部署牒赴延州計置行軍次第者右謹具如前臣尋於正月二十六日到延州見范某計議軍須別未有言語次日即與葛懷敏已下商量出軍次第

逐官雖有異議者臣執言所降 聖旨已定遂不

敢別有異同兼葛懷敏等草定到行軍圖子一面又

至次日范某方言近有劄子奏乞留廊延一道為進

貢路未行攻計如歲時無効威加未晚奉 聖旨依

奏自來為待出軍修復城寨牽制賊勢諸將緩于治

兵所以未曾說與有此上項 聖旨指揮尋牒臣請

詳 聖旨施行至二十九日夜保安軍狀報前寨門

寨主高延德自西賊處來乞通和尋已具事狀申奏

自後范公與諸將只摩畫禦備及出軍修復城寨更

不商量入界次第兼臣未到延州聞范某已奏將元撥定廊延路驢子只要三千頭臣深慮朝廷以廊延路即不入界攻討又見減著驢子數目却于元定下軍須兵馬數內一例減省又緣夏某等所定攻策廊延涇原兩路俱合進兵深入其環慶路只令淺攻族帳切慮涇原路將來出兵陝西路分別無討伐次第不足以張聲援欲令環慶路准箇行軍次第及乞將元撥定赴廊延路兵馬軍須等却移撥赴環慶路所貴與涇原路相應廣發兵馬以分賊勢累具狀申奏去訖今准都部署經略使司牒緣已奉 聖旨議定攻策所乞改差兵馬赴環慶路難便專擅移易者臣又恐日逼若更遷延即廊延環慶兩路俱不備辦得進兵次第轉見悞事已具此申都部署經略使司去訖伏望 聖慈詳酌臣前奏狀內事理早降指揮謹具狀奏聞

奏爲已發赴環慶路置行軍次第乞朝廷特

降指揮

今准陝西都部署牒切緣廊延係先得 朝旨出兵

路分今已俯及時日却有異議請却一依元降 聖
旨于御筵計置出兵准備起發無致悞事者臣尋備
錄申范某請詳都部署牒內事理施行今准范某牒
當所前來依安儀利見并依本司攻策用三二月入
界申奏尋又有一劄子明言別一見乞留此一路未
行討伐歲時之間或可招納如歲時無効威加未晚
奉 聖旨依奏况後來尋覓到蕃漢知次第人根問
入界道路方見得綏夏以來橫山蕃戶多在崔谷深
處各有堡子守隘自家兵馬若只行川路即並無所

獲如入隘打虜又兵多則難進兵少則易劄所以不
敢固執前議却計置出兵於極邊廢寨中擇有利者
修復亦足牽制使賊界東路兵馬不敢併力西去所
有環慶路若便深入則地少水泉今却問得有側近
蕃寨可以攻取兼與涇原相近足為聲援仍乞 朝
廷指揮諸路穩審進兵先擇要害之地修城寨所貴
持重不損國威當所又如此擘劃申奏去訖及已得
前來聖旨不敢更有翻覆惟待罪 朝廷甘從黜削
即難以依違恐誤大事臣已依此事由申奏并牒夏

其韓某去訖者

右詳具如前臣看詳上項范某牒內事理更難以催
促計置行軍次第又緣諸路出師日逼若且在延州
必慮端坐虛占月日况環慶路依元奏攻策淺攻側
近族帳亦合預先計置行軍次第臣已于二月十五
日起離延州赴環慶路計置次第伏乞 朝廷特降
指揮所貴牽制賊勢不使併兵涇原有誤大事謹具
狀奏聞伏候 勅旨

奏為到慶州聞賊馬寇涇原路牒劉政同起
發赴鎮戎軍策應事

今月二十二日到慶州據經略使韓某差來指揮李
貴稱今月十九日賊馬再來侵擾劉砦堡見今鎮戎
軍主兵官負只有朱觀一負者右謹具如前臣勘會
鄜延路都監劉政准經畧司差權環慶路都監近自
延州與臣同到慶州今來鎮戎軍事宜緊切兼又少
闕主兵官負已牒劉政乘遮馬與臣同起發赴鎮戎
軍策應去訖伏乞 朝廷更賜指揮謹具狀奏聞伏
候 勅旨

奏為擅易慶州兵救涇原路事

今月二十二日據抽押兵士殿宜蔡從狀申稱准經
略副使韓某指揮于環慶路抽撥安塞等四指揮兵
士赴鎮戎軍數內先次交割得安塞振武兩指揮所
有蕃落保提兩指揮見在西谷柔遠兩寨蒙部署司
見去勾抽者右謹具如前勘會韓某牒內稱今月二
十一日賊馬在劉碛堡未退事宜緊急切要兵士使
喚若伺候柔遠西谷抽到上項兵士更須遲滯三日
必慮有誤軍期臣尋牒環慶路都署司只於在州差
撥振武第十三虎翼第六兩指揮充填蕃落兩指揮
已差人當_押赴鎮戎軍去訖謹具狀奏聞謹奏

奏為金湯一帶族帳可取狀

臣昨在延州陳金湯一帶族帳可取之狀親到蕃官
胡繼諤本族及與西路都同巡檢劉政狄青商到事
狀累具奏聞乞候到環慶路與本路官負同共商量
別具申奏臣尋于二月二十二日到慶州得知山外
敗奴兼本路生兵官多在外寨駐劄臣遂徑來鎮戎
軍今來鎮戎軍事宜稍息見發赴永興軍候見夏某

子細陳述上件事機乞相度施行次

河南先生文集卷第二十一

河南先生文集卷第二十一

奏狀

奉詔體量本路將佐狀

奉詔及四路司指揮分擘本路兵馬弓箭手把

截賊馬來路狀

論雪部暑狄青迴易公使錢狀

奉詔令劉滄董士廉却且往永洛城勾當狀

乞與鄭戩下御史臺照對永洛事狀

論雪石輅狀

奉詔體量本路將佐狀

朝奉郎行右司諫直集賢院知渭州同管勾涇原路
經畧安撫部署司公事上騎都尉賜緋魚袋借紫臣
尹某右臣體量本路見今主兵官負或遇西賊入寇
若只今主管隊兵至時得人統制號令進退有所稟
從即例該協力不致有前項敗事若委以兵衆進退
許其自便則臣等未敢保其能否兼臣初到亦未盡
知其材畧或相次體量得實有敗事者即與狄青別
具陳奏

奉詔及四路司指揮分擘本路兵馬弓箭手
把截賊馬來路狀

本路經畧司累據諸處探報到賊界點集事宜緊切
若于本路入寇即部署狄青合依先降預議指揮領
兵於瓦亭寨駐劄其狄青忠純可信重厚可倚臣每
與講議軍政至于敵臨制變亦合事機臣但慮拘于
朝廷法制未盡其才臣欲乞軍行之後 朝廷或降
指揮并四路招討司行下文字係干進退兵馬分擘
將佐有與軍前事體相妨者令狄青相度具未便因

依聞奏及回申四路司不得將未便事理一例承稟施行如允臣所奏特降 朝旨庶令狄青有所遵守得以專心戎旅不至敗事謹具狀奏聞伏候 勅旨

論雪部署狄青回易公使錢狀

右臣准邠州制勘院牒勾取部署司指使劉懷信勒檢齋借銀一千兩文憑赴院尋牒部署司勾取到劉懷信其部署狄青兼令劉懷信自齋公使文曆赴邠州照會去訖尋體問得劉懷信是勾當公使庫使臣

為於隨軍庫借過上件銀回易利息以充公用事臣竊見自來武臣將所賜公使錢諸雜使用便同已物其狄青于公用錢物即無毫分私用况本路自西事以來所添兵數及主臣兵察指使臣等數倍于舊又狄青多與衆官躬親提舉教閱軍中將校每有犒設以此所費益多若不別將錢物回易即無由充用狄青素來謹畏小心其實武人未曉 朝廷憲法自聞推究公用錢物將謂制院須來追攝照對臣雖日夕譬曉終是內外憂懼兼言先在延州初授涇原部署

曾告龐籍主不願主領公使錢恐未知次第今來果
遭冒呈詞義感切深可軫惻臣以謂 朝廷擢青自
殿直不三年至刺史委以一路兵柄此必其忠力才
智有過於人又欲其奮勵自効以報不次之用今乃
以細微註誤令其畏懼如此今邊上日有探到事宜
萬一賊兵驟至若須領兵出外似此憂疑之中切慮
不能主宰軍政別致闕事伏望 聖慈垂察特降朝
旨曉諭狄青庶令安心專慮邊事謹具狀奏聞伏候
勅旨

奉詔令劉滬董士廉却且往永洛城勾當狀
中書樞密院同奉 聖旨所有永洛城仰魚周詢往
渭州與本路經畧部署司疾速同共支撥軍馬糧草
應付早令了畢仍令劉滬董士廉却且往被勾當所
有勘到罪狀別聽指揮
右謹具如前臣等檢會前奏乞罷永洛城事伏蓋慮
久遠却為邊患既未至 朝廷必行興修則臣等無
以自辨更不敢別有陳述伏緣臣等前後行與劉滬
指揮並明坐 朝旨劉滬所執只是鄭戩文牒其鄭

戡文牒並是解罷兵權後專有行遣今若 朝廷却
令劉滄依舊凶當却是鄭戡罷任後所行文牒可以
衝改得 朝廷指揮於理深爲不順臣等切慮將來
逐路偏俾例各專輒行事不稟本路節制必壞軍法
統兵大臣解罷兵權後尚得處置邊事於 國家事
體不便欲乞 朝廷特降指揮檢會臣等前後論奏
永洛城一宗文字并本司錄白鄭戡罷任後所行文
牒及臣等今奏降下臺省百官集議庶得申明國典
况臣等所論偏裨違犯節制蓋恐壞軍中綱紀所論

大臣罷兵後侵撓軍政實繫 國家安危非止為本
路一時之事願 陛下思守邊之遠畧念社稷之大
計若此日不行威斷則異時必生 朝廷之患伏望

聖慈特賜省察謹具狀奏聞伏候 勅旨

乞與鄭戡下御史臺照對永洛事狀

右臣准中書劄子奉 聖旨候潘師旦成資方得交
割凶當臣已具待闕去處聞奏訖臣切見自來諫官
御史應受差遣少有于諸處待闕者臣到慶州未十
日因孫沔陳乞疾患不赴涇原路却還舊任就移臣

知晉州其潘師旦在晉州已一年餘九月却令臣待
闕事體之間深有可疑臣之私心實懷憂懼伏念臣
自忝涇原一路寄委近及一年凡干戎事並與狄青
商量處置未嘗有分毫差失亦不敢將邊鄙細務頻
有陳請煩瀆 聖聽其合奏公事前後多蒙 俞允
臣與狄青雖出本異而忠義一心但專爲枝梧吳賊
不敢邀功生事庶幾外禦寇讐上副寄委只是水洛
城奉 聖旨罷修已來鄭戩及劉滬朋黨造作謗言
停于道路其間多不詳其本末今具以衆所傳聞者

兩事明之一言劉滬所帶枷重四十餘斤且狄青在
德順軍 枷送劉滬下所司當捕攝之初事頗嚴密
及呼問之際衆謂必行君法豈可預進大枷有同兒
戲若本軍從來有此大枷即都轉運司合因此別作
行遣以此構謗不近人情一言涇原路經畧司令人
把定邠州州院門遂致劉滬疾患此時臣雖式假後
來體問得都無此事且邠州係是環慶路統制於涇
原本不相轄况劉滬是 朝廷送下本州寄禁若涇
原路差人把門豈得不畫時申都轉運司及其聞奏

據此二事只欲 朝廷知涇原路經畧司要致劉滬
獄死以快私憤都無公心觀此用意實可驚駭又衆
言鄭戩罷四路後別授 朝旨興修永洛城所以劉
滬得免專輒之罪臣勘會于三月九日本司准樞密
院三月二日劄子云據鄭戩奏永洛城並是當司一
面興修若便中止實恐生熟蕃部遞相讐殺却為邊
患貼黃又言或且令臣在涇州半月日候許遷等軍
馬回即起發赴任又永洛城已降指揮令涇原路一
面相度指揮去訖所有許遷等又已別移任使其兵

士等亦繫分孽往逐路替換年滿及權駐泊人數奉
聖旨令鄭戩一依所授宣勅指揮疾速將許遷手
下兵馬差使臣管押往指定路分訖起發赴任鄭戩
既承准上件 朝旨明知永洛城本路得一面指揮
如委實興修有利只合論奏別聽朝廷指揮豈可尚
與劉滬文牒一面督促及稱專奉 朝旨遂致劉滬
托此為名故違本路節制制勘院既不收豎取勘法
寺又無校正以此鄭戩所稱奉 朝旨臣實難以曉
會臣與狄青只據本司所授到樞密院劄子內

聖旨施行豈敢曲附鄭戩上違 朝命然群謗之起
亦有所因鄭戩與麥知微交結情契至深昨令許遷
等軍馬興修永洛城其麥知微係是本路走馬承受
却作都大名目統管兵馬以至修城指使工匠皆望
修了遷轉反近邊細民又得弓箭手地上劉滬不惜
財貨招致小人所以罷修之後謗議紛然臣與狄青
都不采聽所恃者 朝廷公道所賴者 陛下聖明
是以前後所上章奏惟論 國家不與戩輩爭辨是
非至于京師書問亦皆斷絕即不知戩輩議謗更有

何事 朝廷聞臣更有何過直至今來臣未得赴任
方始自疑更兼臣昨于本司備錄到永洛城始末一
宗文字欲乞令臣暫乘遞馬赴 闕奏事狀及乞將
鄭戩等所奏臣事降下許身分析臣若曾上違
聖旨矯稱 朝命專擅生事誣謗陷人如鄭戩之罪
百分有一即乞伏刑都市以勵邊臣儻以事體未明
須合證辨即乞與鄭戩一處下獄照對以明 國典
况臣十年之中三次左降至于榮進_本不繫心非爲降
著差遣方此論列只緣臣當 聖明之朝被此誣謗

若不陳述臣雖瞑目銜恨九泉伏望 陛下察臣忠憤閱臣冤枉特賜早降指揮干冒 宸嚴臣無任戰越俟命之至謹具狀奏聞伏候 勅旨慶曆四年六月日朝奉即行右司諫直集賢院新差知晉州軍州事上騎都慰賜緋魚袋借紫臣尹洙狀奏

論雪石輅狀

右臣昨在涇原踏竊見著作佐郎管勾本路機宜文字石輅為因于張亢初到任時曾言母在濮州欲求一京東差遣因便寧親其時張亢不曾允許後經隔

數月因本踏發遣年滿兵歸京遂差輅及駐泊都監司天監祇應人等各押兵士歸京及令輅因便催促京東州軍兵士衣賜輅因得濮州寧親蒙 朝廷差官勘罪法寺以私罪定斷罰銅降充京西監當是時臣以方移差遣不敢為輅有所陳雪原輅所招情款只是從初于張亢處欲求差遣因便省母張亢即不曾允許後來經隔數月方令管押兵士輅是文臣只有不合承受押兵之罪所定私罪即不曾會問到張亢狄青其時輅有無請囑之言若輅于管押兵士之

之時實有寧親之請于孝治之朝尚冀寬貸况追治
舊日語言坐以私罪情實可矜今遇郊禮慶澤之後
伏望 聖慈特移輅一京東親民差遣及乞改從公
罪定斷臣與輅兵事將及一年輅之搢履臣所具悉
如蒙 朝廷移輅差遣及改定罪名後輅犯贓私罪
臣並甘同罪不辭謹具狀奏聞伏候

勅旨

河南先生文集卷第二十一

